

《出入平安》：  
废墟上的“人生大事”

■文/黄了了

《逆行人》导演徐峥：  
希望高志垒的“逆袭”带给人们勇气与力量

2024年国庆节期间,由徐峥自导自演,辛芷蕾、王骁等主演的现实题材影片《逆行人》登陆各大视频平台。该片于8月9日全国上映,累计票房近3.6亿元。

影片取材于成百上千个外卖员的真实素材,将故事聚焦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却又常被忽视的职业群体——外卖员,展现这群始终奔跑在路上的人们的生存状态与喜怒哀乐。

片中,徐峥饰演的高志垒在送外卖的过程中经历了从迷茫、挣扎到接受、转变的过程,最终找到了新的生活意义和价值。影片外,徐峥希望通过外卖员、快递员等一众“社会骑手”向上扬起的、直面困难的勇气,带给观众现实生活中的勇气与力量。徐峥说:“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代,我们都需要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来面对困难:如果生活进入‘逆行’,不妨笑对人生,奔跑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 不拍“鸡汤”电影

《中国电影报》:您是怎么关注到外卖员这个群体的?

徐峥:我们对现实主义所有的素材都会格外的关心,但并不是所有素材都能够拿来组织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这次的电影里面我觉得有几层。

一层是外卖行业,大家都非常熟悉,但是所有人点外卖都是在手机上下单,有的甚至连面都不见,外卖员就打个电话放在外面请您去取。真正外卖员是怎样在背后跑这一单的,这个过程我们还是陌生的。尽管我们会在各种平台上看到外卖员的故事或者短视频,但是还没有一个电影是比较完整地进入外卖行业。

另外一层就是我们的主人公原先是大厂的程序员,然后面临失业。他上有老下有小,在城市里面老人看病难、孩子要上学、还房贷等林林总总的问题,然后他去跑外卖了。我们希望整个电影可以观照到各行各业的人物。

在主题的挖掘上面,我们要表达的不是说在至暗时刻、在你人生走得不顺的时刻你要去“逆袭”,不是那种“鸡汤”,也不仅仅在说做外卖行业很辛苦,我们观照到各行各业,散发到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想说,大家要肯定自己已经足够努力了,我们首先要把这个关爱给自己,然后也给予他人,相互关照。我觉得只有这样,这部电影作为一个现实主义题材,它的容量、它的格局才算是够的。

《中国电影报》:您在前期素材收集的过程中,听到一些外卖员的故事时,是哪一个故事触动了您?

徐峥:好多故事,比如说有的外卖员跟保安起了冲突,保安把他骂一顿,结果过会儿保安把他拽到旁边一个犄角旮旯里,跟他说那边有摄像头,我也没有办法,你就在这吃。外卖员就在那吃盒饭,一边吃一边掉眼泪。听到这种故事你就知道其实大家都是很不容易的,而真正能让人感动的其实是那些善意的力量,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片子让大家感受到那种爱的力量,能够看到希望。

## 追求平和、朴实、真诚、真挚的表演

《中国电影报》:您一开始怎么想到要去演高志垒,还是说也考虑过自己只是作为导演,让其他演员来演这个角色,最后怎么决定的?

徐峥:我也想过让其他人来演这个角色,整个拍摄我觉得工程还是蛮庞杂的,我们用的都是最小的摄影机,跟照相机差不多大,换上电影镜头,几乎全部是手持的,像纪录片那样拍,所以其实要照顾到很多方方面面的组织安排。

我当时就想,我自己如果要演那可怎

么办?但是我有一点舍不得,因为这个角色不只是从逆境里面走出来,他身上还包含了不管境遇再苦难,也要学会用善意的行为方式,要把善努力地带给别人,然后获得更多正面的能量。这一点我觉得其实是我们整个电影最终的一个主题表达,我想自己去诠释这样的价值。

《中国电影报》:这次您请了辛芷蕾去演这个妻子角色,而今年辛芷蕾大众特别熟悉的一个角色是《繁花》里的老板娘李李,另外一个《庆余年》里面的侠女海棠朵朵,两个都是侠女的形象,让她去演非常有义气的妻子,这个是不是也是您的考量?

徐峥:对,辛芷蕾演了那些不同年代的女性角色,她身上有一种独立性,她是在一种很温润的表面下,有一种内在的强大。

我看到辛芷蕾挑战演了一个话剧,一个人在台上演了8个角色。这次电影第一个镜头就是拍她起床,起床以后完全没有化妆,咋咋开始刷牙。我说你不想来演一个这样的角色?她就来了,还给自己设计眼镜造型什么的。

我希望大家有一种平和、朴实、真诚和真挚的表演,我最大的要求就是要自然,如果你眼泪掉下来了,就让它掉下来,如果你没有掉下来,不代表你演得不好。你要完全把这件事情当成是真的那样去感受,所有的演员表现都很符合我的预期。

遇到人生“逆行道”,  
要学会冷静处理

《中国电影报》:您之前采访的时候聊过一个故事,一个小姑娘打乒乓球被教练骂到旁边哭一下鼻子回来继续打,您特别受触动。这是不是很像您在外卖员群体上看到的?

徐峥:不太一样,那个故事是说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奋斗、要拼搏,但是我说她内在受伤的那一刻,是需要被抚慰和疗愈的。而《逆行人》这个故事是讲有些人在人生很不顺的时候,突然进入一个逆行道。我们说的逆行不是说你违反交通规则,跑到逆行道上抄近路,而是说你走着走着就不知道跑到逆行道上,所有的车跟你的方向都是反的,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只能很冷静地去处理、摆脱这个局面。所以在这个时候人是有可能崩溃的,但是崩溃后你的情绪就发泄出来了,也许你从中就能够获得成长。

《中国电影报》:就像高志垒一样,他进入了一种新的很卷的生态环境里,您怎么看他的生存方式?

徐峥:不同工作的人,其实各有各的难处。高志垒原先生活在一个自己的舒适圈里,他是比较有安全感的。但是突然有一天他发现自己其实很脆弱,这种不确

定性让他一下子从精神层面、身体层面都没办法适应。他没有好吃懒做,他一直勤勤恳恳按时按点上班,拼命加班熬得糖尿病都出来了,在家里面既是好爸爸,又是好儿子好丈夫。他必须去应对这样一个局面,然后他手足无措。

他真正的觉醒,是他意识到自己必须让整个家庭触底反弹。就像最后他的老婆肖妮跟他讲的一样,其实房子不是底线,一家人在一起才是真正的底线。他意识到家人给他的爱和温暖和鼓舞,所以心态平和了,反而发挥出他自己的优点。

## 希望电影能给观众带来“离场感”

《中国电影报》:从电影当中,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当下的一些现实的一个映射,比如说像高志垒这样失业的群体,确实是现在当下很普遍的一个现象,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徐峥:我不是一个社会学家,分析不出来社会经济这些原因,我也没有去统计过。我身边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开店的店关了,做生意不景气,会有一些普遍性的弥漫的东西,是能够感知得到的。

观众会因此关心主人公的命运,跟着他的故事走,他的故事给予我什么?我觉得不会是说教的东西,而是会带给观众一种感觉。如果是悲剧,有的观众会觉得为他感到难过,如果是喜剧,我挺祝福他,但是我自己生活中能不能也鼓起一点勇气。

我希望电影到最后可以给观众一种“离场感”,一方面是他看完电影以后的感觉,另一方面是他回到真实的生活当中他的一种感悟。

《中国电影报》:我们一般提到徐峥导演有两个特别明显的标签归属,一个是您之前做话剧,拍像《爱情神话》这样比较有腔调的一面,另外一个就是像《我不是药神》,还有《逆行人》这样的现实题材,这两个不同的标签,您觉得对您来说都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徐峥:我不觉得会有什么固定的标签,也不太想给自己那种固定的标签。创作我觉得还是像看面相一样,就是相由心生。电影里面包含了世界观和价值观,不一样的类型题材,到最后一定会会有一个反映内在的东西,那个东西是共通的。如果有改变的话,是我自己在发生改变。很多导演年轻时拍的作品,和他真正成熟了以后拍的作品很不一样,就说明他其实是在潜移默化地发生变化,他在成长,他越来越强大,基底越来越厚实。

在《逆行人》的故事里面,我要传达的还是说有的时候现实环境会把人逼到一个角落,但很重要的一点是,每个人先要尊重自己,你先肯定你自己。这一点如果获得肯定的话,会从正面的方向给予你一些帮助。

(影子)

2017年,我陪好朋友牛浩瀚去谈一部影片的视效合作,据说这部电影讲述唐山大地震后监狱的警察和犯人一起救援的故事。虽然我不是影视专业出身,但我喜欢电影,我的第一感觉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题材。

举世震惊的唐山大地震虽然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但我仍清晰记得跟着家里的大人住进地震棚时的情景,那时我才四岁。之后的几年,从幼儿园到小学,我们一直在学习一些关于防震的小知识。2008年,汶川发生8.0级大地震,在女子监狱工作的我下意识问了女犯们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这里发生了地震,你们是跑回家救自己的家人,还是留下来救身边的人,她们异口同声回答,肯定留下来救助身边的人。这对我触动很大。

在监狱工作的时候,我经常记录一些女性罪犯在狱中的生活,以及她们出狱后重返社会的故事。所以当看到有人想把监狱警察和犯人联手救援的故事拍成电影,我有很强烈的创作冲动。通过咨询律师和版权部门,了解到唐山大地震及震后发生的事,只要有报道、能找到原型的,任何人都可以加以再创作。于是,我和牛总商量,不如我们自己开发项目,我作为一个在监狱一线工作了十多年的警察,又有过在军艺文学系学习创作的底子,写这类题材的剧本应该是最合适的。

牛总提醒我,既然要自己创作,就不能跟别人的故事雷同,任何别人剧本里有的桥段更不能再用。于是,我推翻了之前修改而成的那个剧本,开始搜集整理相关资料,并走访了多个亲历过地震的警察和犯人,完全从头开始创作。

我写剧本有一个特点,就是“快”。说起来可能没人相信,在准备了充分的资料,打好了腹稿的基础上,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四万多字的剧本,也就是《出入平安》最早的雏形。2021年,在章柏青老师的推荐下,我带着剧本参加了青岛东方影都创投会,一路闯关最终从800多个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进入20强。也是在这次活动中,很荣幸认识了业界很多知名的电影人,得到了很多好的建议和鼓励。

参加创投会回来,牛总就把所有的精力放在了开发这个项目上。我自告奋勇帮他负责项目,从寻找合作伙伴、项目备案、融资、谈主创、组建团队、制定计划到堪景、置景、造型、道具、预拍……几乎每个环节我都参与了,牛总说我的就是制片人的活儿。

我心里清楚,我能干上这个活儿,完全得益于遇到了刘江江导演。我跟他见第一面的时候,他的《人生大事》还没有上映,我的直觉再一次告诉我,这个项目非他莫属。但最初的时候,刘江江导演是拒绝的。经过多次交流,我们才基本达成共识,我特别高兴。

我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知道自己的弱项,既然能和刘江江导演合作,就得充分发挥他的优势。因为,我希望这个电影正式面世的时候,刘江江是编剧、导演,而黄了了是制片人。

从2022年9月开始,刘导就正式进入了剧本再创作,他组织了策划编剧小组,每天开创作研讨会,他亲自动笔,在原剧本基础上做更深入的调整和完美,期间我帮他请来了在看守所、监狱工作的警察同行,也请来了曾经在看守所蹲过、在监狱服过刑的一众男女,听他们讲述最真实的看守所、监狱故事,我们一起去唐山,到晋金仓老人家里座谈,参观唐山大地震纪念馆、走访当年唐山看守所遗址,为剧本创作添枝加叶。

那时候项目资金紧缺,为了节省成本,除了和大家一起参加剧本研讨,我还兼任起了司机、生活制片等,接送客人、下厨做饭,啥活儿都亲自来。在项目融资过程中,除了跟着另外几个制片人一边学习项目谈判一边也尝试着参与谈判,同时也和律师一起起草合同审核合同。几个月下来,在几位制片人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争取到了资金及资源支持。

2023年春节一过,我们就正式建组了,制片团队的各个小组也正式开始各司其职,我以制片人身份开始洽谈选摄影、美术、造型、声音等主创,跟老师们交流和电影相关的所有信

息。因为我是1972年生人,在剧组也是年纪最大的,经历过1976年的全国“抗震防震抗震”,对那个年代有直观记忆,所以还确实有一定的发言权,我还翻出了我小时候家里所有的照片和一些老物件,给老师们做创作参考。

其实建组之初,也有很多热心的朋友劝我,说你知道剧组的水有多深吗?我理解的是,剧组的每个部门每个环节都是有专业的老师在把控在实际操作的,并不需要制片人全都掌握,并没有哪个制片人又会摄影又会布灯又会画图又会置景吧。但是如何管理、充分发挥他们的长处为项目创造更多的可能才是制片人要做。

开机前,我把所有的部门长拉了一个群,写了一篇小作文发到群里,大概有几层意思:首先感谢选择了这个项目并来到这个剧组的每一位老师、伙伴,不管他们出于什么原因、什么目的来到这个组,对我来说,都是来帮我的,我给大家深深鞠一躬表示感谢;第二,每一位老师都是业内专家,他们的作品我通过他们简历以及看过的影视剧都有所了解,相信他们在实际操作中的专业度;第三,我也介绍了我自己,包括职业包括性格等等,并不掩饰我是个外行第一次做制片人,也坦言知道圈内对我的质疑,但这些都并不能影响我,因为我最了解自己;最后,我跟所有的老师提了一个请求也是要求,我说大家进到这个组,只需要带两样东西:一个是你们的专业,一个是你们的善良。

自此,一场历经九九八十一天的剧组生活开始了。2023年11月4日,电影《出入平安》终于在邯郸杀青。这是一部不同于以往任何一部同类题材的商业片。创作之初,我基于自己的职业特征,剧本里展现更多的是警察群体以及他们带领犯人救援这条主线,突出特殊时期警察的责任感使命感,犯人则是一个群像,以一个死刑犯行刑前遭到地震从而改变命运为主,写了一群犯人在地震后的转变。

刘江江导演则是从另一个角度出发,从一个死刑犯临刑前展开,一人一事一线到底,讲了一个废墟上可歌可泣故事——大地震后,普通的老百姓在这个极其特殊的状态下如何面对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男主是一个因失手杀死了亲哥哥被判死刑的小木匠,行刑前,他即将临盆的妻子来送他最后一程,二人一个要去生一个要去死,此时,天崩地裂,一场大地震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自此,废墟上的“人生大事”一一展现:一场血色婚礼浪漫悲怆,一次特殊分娩揪心共情,一段爱而不得深情凄凉,还有一次又一次无法割舍的牵挂……刘江江导演更是延续了他在《人生大事》中的西游元素,将齐天大圣、二郎神、猪八戒、嫦娥等隐喻其中,每个角色都带着特殊属性从一个原始本体走向另一个更高维度的形态。《出入平安》不是一部纯粹意义的灾难片,而是另辟蹊径,将生死、善恶扭结在一起,深入探讨情爱与救赎的悲壮和浪漫。

对我来说,第一次做制片人就能操盘这样一部大体量制作的电影,无疑是一次冒险,更是一次大胆地尝试和突破,我只能边学边做边成长。我是一个十分懂得感恩的人,不管因何原因进组的前辈、老师、场工、司机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来帮我的,所以,我十分感谢一路走来帮助过我的每一位行业前辈、老师和参与到项目中的每一个演员和组员。

虽然,因为种种原因,《出入平安》暂时撤出了今年的国庆档,尽管有遗憾有不甘,但我仍对这部作品怀着极大的期待与信心。面对好口碑与质疑声的并存,我感谢喜欢这部电影的观众的支持,同时也感谢对这部电影提出中肯批评和意见的观众。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出入平安》会在一个更好的时间节点和大家重新见面,希望观众看到我们的真心与真诚,也希望观众继续给予宝贵的支持与鼓励,理解与包容。我深信这部以地震为背景,直面灾难之中的生死议题,多维度展现极端环境下的复杂性,呈现生与死、善与恶、情与义、成长与救赎等主题的电影,在为观众带来震撼视听体验的同时,更能让观众经历一场抚慰人心、治愈伤痛的情感共鸣。

(作者为电影《出入平安》编剧、总制片人)